



郭注莊子

十

雜篇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天下

013
3570
10



門口13
號3570
卷9

莊子南華真經卷十

雜篇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宣妙書院藏

49
50 2610

郭象注

分類
子部
雜家
通鑑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此劍在東為劍也

晉書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

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

南華經 卷一
肺此庶人之劔無異於闔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林三經子所以若條陳世之所宜知也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
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夫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此四者自正之說也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入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

南華經 卷十 六
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

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

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
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之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
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
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

孟子
卷之八

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
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
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
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
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賣漿之家而五餐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
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形謀成光而舉動便僻
也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
實則使人貴實則使人貴而墜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夫餐人
老之情篤也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
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此使見於世者此也

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苟不遺形則所在見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
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
能使人無保汝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必且有感搖而
本才又無謂也必將有感則與汝遊者又莫汝告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相與異故莊
所以爲衆人也

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知雖落天地
未嘗開言以

引物也應其
至分而已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

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事在於適無
貴於遠功

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
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衆人以不必

必之故多兵

理雖未必抑而必之
必其所見則乖逆生

各順於兵故行

有求。

物各順性則
足足則無求

兵恃之則亡

不得已而用之以
恬憐爲上者未之

疏云案芳草相贈折簡
隨以相問者斯蓋作中之
能務固非丈夫之所為也

也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苞苴以遺竿牘以問
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敬精神乎蹇淺

昏於小務
所得者淺

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

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小夫之知
而欲兼濟

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散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

無始而甘寔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

太清

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

爲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任性大
寧而至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

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

因名黃鵠者耳黃悻消
削如被鵠然
林云黃鵠鵠黃鵠耳也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圯乎仲尼。圯，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離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方且飾羽而畫，凡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將後世之從事者，無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

因云：彼指仲尼謂仲尼若身，此言此之以安養天下乎，惟此之可矣。若當用之，豈意哉。

四三：謂心之操，作過。

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能復自得，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於體中也。彼宜女與。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予願與。效彼非所誤而可矣。正不今使民見驗。以養已也。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謂當時也。難治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

王非明正人徒謂之宵

也。靜而當則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訖之。不由明

者謂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有

必外內受刑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

緩而鈺。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熱。但為難知耳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林云。貌朴而情實。其益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

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

其所安。搜之有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如而夫

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

孰協唐許。而夫謂兄夫也。唐謂堯許謂許由也。言

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

而心有睫。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及其有睫也。

因云知慧勇勤仁義三者
是病之不好處

悟一作

有不周矣。一有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悟達於知者肖。一有

因達生達和達命三者
又是府之好處

林云騷釋者騷於而
有跡拊莊字之意也

疏天半草蘆也蕭子高也
家香薇蘆草高乃傳述

△△△△
聖云笑微言得禍非
小也

肖釋一有達大命者隨泯然與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
散也因王藍檀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心多故有人小之別達生是了悟生死之理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穉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音新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取夫

取夫

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竒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民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或聘於莊子。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者畏犧而甘聘，羈馽聞生而贖。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壁

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不平萬物未
若任萬物之自平也。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
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明者唯爲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

後能至順故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

至順則無遠近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特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

外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
任萬物之自平也橫應也不
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
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

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明由

後降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各歸其

無飾於外斯聖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

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以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以法為分以名為

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

參一標

林之官也

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王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古之

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本數明故六

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

已疏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

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不明。
能明其迹。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各信其偏。見而不能。
又未易也。都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
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譬如耳
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
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故所判。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况

曲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人
難遇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
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爲
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不
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瘠。以
繩墨自矯。矯厲也。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
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

因言不齊不齊於人也
然言不求其知又年古之
至不日所以發古之私樂

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關夫物不足則以
關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其道不怒刻也又好
儉各有餘故以關為非也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是則欲令不與先王同先
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毀古之禮樂嫌其侈靡黃帝有
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
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
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一本未字作未字
此言墨子之道
以名敗也非其未探其道
也

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未
為之大過雖欲饑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
敗墨子道但非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敵無其道大敵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
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
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
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
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

豪邦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脰。脰無毛。沐甚風。櫛
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
禹之形勞耳。未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
觀其性之適也。跣踣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曰不
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相
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必其
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
墨之中。又相與別也。脩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
其所是。以成

其皆願為之尸。尸者異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欲
行。其皆願為之尸。尸者異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欲
係巨子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
之業也。其行則非也。為之大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
以腓無脰。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
而傷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雖然。墨子真天
性也。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將求之不得也。無
逆也。但不可以教人。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才士也夫。非有不累於俗。
雖枯槁不舍也。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忤逆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以此白。
有餘也。

林云別有即在宵也隨不
而自廣為別竟開而自安
有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
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以別宥
為始不欲令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得若此驢合驢
以調海內強以其道驢請欲置之以為主
者立以為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救民之闕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所謂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所謂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因不
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所太重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明斯

別本當作黨

因云決然猶水之決其
自決而無有主待也無
意也而兩隨事而起不生而

自為之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圖傲乎救世之士
哉揮力高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不以身假物必
出其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
也士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公而不當易而無私
決然無主各自趣物而不兩物得所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與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呂註合者清其濁汰者
去其穢
呂註古之人由是入道非
以是為道三子以道為止
於此意不知智與已未始
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
所以復而後意心也惟
利之所為道理以治知不
知而已將得之而後鄉傷
之唯無知乃所以全而後到
能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
知之知也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
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教則不至在其道則
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
於物以為道理冷汰猶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在其自誤蹶無任而笑
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縱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惟指輓斷與
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王有落
疏李羽

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魏然
而已矣在性獨立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
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惠生於
建於有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
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
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

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
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
谿谷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
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
身曰受天下之垢雖辱後下之類
皆物之所謂垢人皆取實唯知
有之
以為利未知已獨取虛守冲泊以
待羣實無藏也故有餘
付萬物使各自歸然而有餘獨立自
足之謂其行身也徐
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
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無為也而
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
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
網則人人自有所能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順至
矣無貴於工倕也
全故無所求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
不得咎也以深為根
福福已足

目以不可窮詰之時
見其時也

為大初之極不以約為紀去甚
泰也曰堅則毀矣夫至
順則
可謂之淺也雖金石無堅也
在逆則雖小氣無與銳則挫矣進
也至順則全在逆則毀斯正理也
無崖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
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其
性也可
謂至極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芬漠無形
變化無常隨物
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在
化
也故都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
趣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任置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觴見之也不急欲使
物見其意以天下為沈濁不可

呂註教倪精疏親也

林註至大無外大虛也至小無內無內也此二字自手推子所說同但謂之大小一便生辨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較者則厚矣積之不厚大則可至於要言大小同也言千里之大與一之小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則天與地之氣可通於則山與澤平矣

林註至大無外大虛也至小無內無內也此二字自手推子所說同但謂之大小一便生辨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較者則厚矣積之不厚大則可至於要言大小同也言千里之大與一之小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則天與地之氣可通於則山與澤平矣

與莊語

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

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

倪於萬物

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

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

行以與世俗處

形羣於物

其書雖瓌璋而連舛無傷也

還與物合

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多所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

之盡者

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

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

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

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

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

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

有

曰之生也天下有... 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則謂之止... 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曰之生也天下有... 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昔吾未覽莊子
嘗聞論者爭夫尺椳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辨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外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而不猶賢於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十終



庚午

此書藝文編寫以郭陸蘇三諸家之本校正仲秋松樂畢功

光緒

東都 南郭先生校本

陸德明郭註莊子音義 嗣出

元文四年己未五月日梓行

神京書舖宣風坊

中野宗左衛門

東都書舖錦山房

植村藤三郎



